

厨房菜花开

◆唐竹英



婆婆已于上一年离世,我们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平淡,无关爱恨。我在外省工作,居家时间不多,加之家规与偏见所在,十年婆媳,我们之间说过的话不会超过三百句。说不上多感恩,说不上多亲切,但她的突然离世竟给了我莫大的心理阴影。至今,我都无法相信她已离去。她的一生,都在做事,似乎一刻都不曾停留。想及此,我的心里多了一层悲凉与愁苦。翻看旧时朋友圈,见有几段文字提及婆婆,就想整理出来,以示怀念,也不枉婆媳一场。——题记

放在厨房地上的蔬菜,若你多时没有吃掉,也许它就会开出花来。

这两个萝卜是三月初我从老家来黔时,婆婆要我带上的。家人都知道我入黔后要居家隔离14天,知道一个人居家隔离有诸多不便,娘家妈妈给我准备了肉菜和鸡蛋。婆婆给我炒了一整只鸭子,外加许多蔬菜,其中就包括萝卜。萝卜有好几个,我只选了两个拿过来。因为胆囊炎发作,很多肉菜和鸡蛋我都基本没动,但蔬菜除了烂掉的几乎全吃了。

我特别老实,脑袋也不灵光,自己不能出门,也没想过请物业代买新鲜菜。所以,我就靠吃那些从湖南老家带过来的白菜、萝卜、葱蒜、四季豆等,撑过了独自隔离的14天。如果继续隔离,那两个萝卜也会被我解决掉的。但是,可以去超市了,有更新鲜的蔬果诱惑着我,那萝卜就显得有些苦涩了。当然,此前两个萝卜也各被我吃掉了一半。我吃掉的是下半截。上半截留了下来。因为上半截有些泛青,根据“马铃薯经验”,我怕中毒。

新鲜菜买回来了,我自然喜新厌旧。那两截萝卜就被我抛弃了。然而,又舍不得扔掉。一切从老家带来的东西都让我感到亲切,心怀疼惜。也许,抛弃是给新生一个机会吧。它们竟然发芽了!没有土,没有肥料,它们竟然长起来了!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

我能提供的就只有水。由于太过溺爱,有一次,我竟然给它们浇了温水。后来,见到那些泛黄的叶子,我心生愧疚,就决定善待它们。但我真的

不能为它们多做点什么,我是一个窝囊的人,对自己尚且如此,更何况对它们呢?

我不能给它们培土施肥,不能给它们更为自由的生存空间,我只能把它们放在厨房水池边靠近窗户的地方,让自然的阳光能给予它们些许恩泽。我只能这样。然而,它们就凭借着这仅有的恩泽打起苞来了,开起花来了,还一簇簇,一批批,葱葱茏茏,蓬蓬勃勃,煞有介事地次第开放。还把那颜色调得嫩白、粉红、淡紫,颇有风韵,惹人喜爱。这是为了报答我的抛弃之恩么?这是为了弥补我没有口福的遗憾么?有些抛弃,是给新生以机会;有些遗憾可以弥补:没有口福,那就赠以眼福。

在我独居的异乡,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抑郁症犯了的时候,花儿开了。它用花语跟我交流:你不是孤独的,你并非在异乡。心里装着家乡,家乡的花儿也在我身边开了。开得如此艳丽,却并没有土壤支撑,全靠自身的营养。看嘛,那结实饱满的萝卜越来越干瘪了,为了那枝、那叶、那花,它付出了自己的全部。

花如我,我如花。没有任何土壤,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人脉人力,就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张书桌,支撑起了我在异乡的谋生大计。谋生维艰。这些年我身体损耗严重,病痛加剧,不知自己还能独力支撑多久!我也曾如这萝卜一样,靠自身之力发芽、抽枝、开花,也曾把花朵开得明媚鲜艳。但终究是熬尽心力,终将油枯灯灭。

花毕竟是花,人有时还不如花。它尽力开出属于自己的繁华,不需要世人的欣赏和承认。开过无悔,落去无怨,入泥心安。眼前这萝卜开花,入不了泥,因为它脚下无泥。悲哀如我。忽然间就觉得自己没有了归宿,内心惶恐不安。

或许,我本来就如同这花一样,无意中发芽,无意中开花,本来就无根无地,也无归宿。人不如花。花就不会考虑归不归,宿不宿的问题。花时到了就好好开花,花时过了就好好凋谢。一切顺其自然。哪像人,特别是不会像我这样,整天悲悲切切、凄凄惨惨戚戚。它们不一样。开时淋漓尽致,谢时绝不患得患失、流连忘返、心不甘情不愿。

花没有遗憾。人有。人会因为怀念而遗憾,会因为未得而遗憾,会因为不圆满而遗憾。花不会,开了的没遗憾,凋了的没遗憾,没开的更不觉得遗憾。有时候想,如果人干脆不来这世间,就不会存在遗憾了。感觉这世界来错了似的。花就不会这么叽叽歪歪地想,它庆幸一切的存在和遇见,感恩一切的宠溺或视而不见。至于生命,无论短暂还是永恒,都值得珍惜和欣悦。我不是它们,但我认为它们就是这么想的。某些时候,我感觉我了解花胜过了解自己。

春暖时节,原本用来做菜的半个萝卜,在我的厨房里开花了。我也要像那萝卜一样,拼尽全力,向暖而生,开出花期不长的花。只要有一朵见到阳光,我就要向全世界宣布,我看到了活着的全部意义。感谢在这特殊时期特殊心情下遇见花开。

“一生简朴细处事,半世蹉跎正做人”,这是父亲坟墓上的碑联。碑联的内容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父亲的一生。

父亲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更多是屈服命运的唯唯诺诺。

我家姊妹多,负担重,记忆里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母亲在操持。我是老幺,年幼时,父亲已上了点年纪,自然父子间就少了那分亲近。我总觉得他不够优秀,不足以满足我自以为是的虚荣。这一切,父亲并不知道。

记得一个秋日的上午,课间。父亲交完公余粮路过村小,见篮球场上有人在打球。他连忙放下扁担跑了过去。他上身穿着布扣汗衫,脚上穿着水耳草鞋,他跑到篮球场中央,抢投篮篮很投入,动作有些夸张,周围传来阵阵掌声和笑声。或许是夸赞,或许是嘲讽,但我固执地认为是后者。因此在我的同学指了指父亲冲我“嘿嘿”两声,然后叫出父亲的名字时,我毫不犹豫地扫了他两耳光。见我们扭打,老师及时赶来制止——也许他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大打出手。

父亲爱打篮球,他和大伯、三叔、四叔及寨上另外几个曾组队到区里和县上参加过比赛。受家庭成分影响学业中断后回到老家,活路再忙他都坚持打球。

老家背后是连绵起伏的山,前面是弯弯的小河,河两岸是平坦开阔的田地,是典型的高原坝区。曾祖父农忙时种地,农闲时远涉重庆挑盐巴来卖,在老家收桐子瓣挑到重庆去卖,多年的勤劳已积攒一定家底。一次,曾祖父受“总办”的召见,实现了人生的逆袭。“总办”是官衔,全称为贵州省禁烟总办。“总办”威风凛凛,工作严苛,所到之处,地方官员分两列低头恭候,不敢窥视,否则“人头落地”。“总办”与我们同姓,当他偶知有寨上族亲后,捎信来叫曾祖父去见他。曾祖父听闻吓得浑身直打摆子,最后,还是吃了豹子胆,穿着水耳草鞋去会见。曾祖父当然没有遭受“人头落地”的厄运,否则就不会有这个后生来叙述这个故事了。寒暄许久,“总办”叫随从奉些银两送曾祖父回到寨上,临别时还留下了几条枪。这让曾祖父及寨上族亲风光了很久。靠这,曾祖父购置上百亩田地,修建长五间正房、厢房和“龙门”。在“龙门”与河流、水井中间修建石阶连接,一派富丽堂皇。

曾祖父膝下有祖父、二祖父和三个姑婆。据《民国德江县志》人物志载,祖父毕业于南明中学(省立中学)。他参过军,后回老家赋闲。二祖父在地方官府谋职。据父辈讲,二祖父虽然在外体面风光,但回到家中一切都听祖父的。分家时,二祖父说:哥,你说了就算!一句多话没讲。祖父辈重视教育,分家时,留一块“学田”,专供两家孩子读书开销,不足部分由两家分摊。父亲是独子,他长三叔月份,按祖父辈安排,排序在大伯之后三叔之前,依次才是其他叔。虽是叔伯弟兄却是亲弟兄相待,哥称弟可直呼其名,弟叫哥是毕恭毕敬。记忆中,父亲和叔们做活路时,叔们都会照顾他让他捡轻松点的活路做。大伯、四叔远涉重庆读书,三叔在邻县省属重点中学读书,靠“学田”收入显然不够开销。祖父安排开仓放粮,“赈”出几担大米用马驮着运到读书地方以作开销。父亲先后在邻县及本县一中读书,他的老师是外地人黔的地下党员,曾在我家以教私塾为名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任县里的主要领导。

我曾怀疑家族是以剥削穷人“发迹”的,寨上上了年纪的老人众口一辞断然否定。他们说,祖父辈“家大”,靠的是勤劳节俭。每年,“敬”开甑子请大家吃饭是常事,杀年猪更是全寨每家大人细娃吃几天,寨上有后生读书会给钱,添家丁要送些猪油……

时局动荡总让人猝不及防。父亲被“解散”回家后的某天收到他老师的来信,叫他于某月某日赶到县城报到,或到教育科,或到邮政科工作。父亲邀约一个远房亲戚陪同前往。那人按照预约早来到我家院落,汪汪的狗叫声吵醒了在我家做长工的伯娘。据母亲讲,伯娘爱开玩笑。那人有个不雅的浑



◆兴舜

名,当他出现时,伯娘大声喊着他的浑名,“滚去滚来”笑个不停。狗仗人势,响声越来越大,吵醒了祖父。祖父起床后,见他们站在院坝龙门边,正欲启程。“不准去!”祖父威严地把父亲全身扫遍……父亲没有争执,他放下行囊回到屋里。他终究没能走出一步。那人拿着那封信到了县城,由此参加工作。

那人回家探亲时,父亲正经受着一场又一场的心灵俱痛:骨肉之间生离死别,祖上遗留下来的所有家产全部被没收,全家搬出大院住进茅草房里……那人坐在院坝的板凳上,他跷着腿,养尊处优的样子,他偶尔乜斜一下父亲,提醒父亲“划清界限”“老实接受改造”。他嘴上的香烟抽了一支又一支,可一支也没舍得递给父亲。父亲的自尊受到极大的伤害,但他始终没有流露出半分的不满。

其时,父亲的头上有一顶“帽子”,让他喘不过气来。他从一个不谙于事的学生,变成了老实木讷的农民,忽然间又成了“阶级对象”。他承受着一次又一次永无休止的批斗,忍辱着、憋屈着,以低在尘埃里的姿态匍匐前进,谨慎地维护那卑微的自尊。

每年春节,父亲要提前去深山老林里砍柴或烧炭交公。有一年,天降雪凝封山封路,任务不可能完成了,父母亲急得焦头烂额。寨上一个在公私合营社工作的伯娘晓得情况后,准备了一挑炭,悄悄地叫父亲连夜挑回,第二天交……一天清早,父亲上坡割牛草,交草过秤时上面还有露水,被指“草上水多,故意在河里泡水增加重量”,要父亲老实“交待”。这子虚乌有的“罪证”,父亲被送往异地“牢改”。事实上,即使草上一颗露水也没有,他们也会找出另一个让父亲去“牢改”的理由。

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负责看管父亲“牢改”的人曾有意于我的祖上,见父亲老实,向上级汇报,帮忙申请把父亲提前释放出来。和父亲一起“牢改”的,后来释放出来都得到了安置。父亲“牢改”回来后,内心惴惴不安,犹如惊弓之鸟。那是快过年的时候,父母亲坐在火堂边,一个叫咪公的人老远走来,他凶神恶煞地喊着父亲的名字。父亲吓得瑟瑟发抖。咪公推开虚掩的门,一边大声武气地吼着,一边朝父亲递个眼色,父亲战战兢兢地从咪公肩上接过粮食……咪公解放前在我家当长工,解放后任村党支部书记兼农会主席,他掩人耳目,给了两碗“救命米”,父亲一直惦记在心,感恩不尽。

父母亲住的茅草房远离村寨,房屋已凋敝,冷不防地,床下会出现一两条蛇。夜深的时候,成群的豺狗从屋坎下过,叫唤声“阴风惨惨”的(母亲的说法),父亲倚在门后,手里捏根锄把,以防不测……

后来,二舅抗美援朝回国后安置在省外某油田工作;三舅从省城某卫生学校毕业后,申请到黔北地区某偏僻县份工作。舅们牵挂着我家,他们从微薄工资中凑钱寄来叫父母亲改变居住条件。父亲向队里申请时,回答是:不行。之后,或许是动了恻隐之心,同意修建,但不能到寨上和附近的山林里砍木料。后经人介绍,从外县几十里外的地方买到一栋“三柱二瓜”的木旧房。那里到我家要翻越几座山,淌过几条河,父母亲和

寨上的族亲“转活路”,大家齐心协力把木料一根一根抬回来,有几次还点亮葵花籽照明,其艰辛程度无法描述。木料弄回来后,再申请一个离村寨近的地方,请了木匠立起来,周围用竹篾、苞谷秆之类拦着,才有避风避雨之处。

因为那顶“帽子”,一些亲友逐渐远离,亲戚家也不得随意走动,连赶场也要申请报备。受这影响,几个叔,大哥二姐从没踏过学堂门,一句“地主崽子”伤及他们本有的自尊……直到改革开放,父亲说,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有这一天。

我上小学时,曾见到父亲压在水箱底下的一个“红本本”,上写着:经xx区xx公社xx大队选区选民代表大会xxxx年x月x日通过,xxx摘去(地主、富农)帽子。x处是钢笔填写的,括号里的内容打“√”标注,其余内容是印制的。后来才知道,“红本本”是摘帽证明书。

“帽子”摘了,才可以挺直腰杆走路。那时,田土承包“下户”,父亲已年老体弱,好在身体尚无大恙,大小活路还得去做。家中负担重,亲戚家过事务要挑担子,青黄不接时要借粮食吃,到秋天收割后要交公余粮,剩下的又不够一家人填饱肚子……如此循环,穷根难除。我不止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叹息。

大伯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父亲和四叔为地下组织送过信。在甄别为革命作出工作人员时,大伯没有报上他们的名字。大伯心怀歉意,他离休后带着父亲到湖南龙山、广西南丹等地开矿。因没有经验,管理不善,都没有成功。我师范毕业那年,给大伯写信,想动用他的关系照顾分配到好点的地方。大伯给我回信,引导我“服从党的安排,目前祖国四化建设需要人才,条件艰苦的地方更能锻炼人”。

父亲在劳作之余,自学《医宗金鉴》等书籍内容,诊疗简单的病症,不收费,倒也自得其乐。他还种叶子烟,除自己抽点外弄到街上卖了换点盐巴钱。那个时候,父亲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曾提及往昔的伤痛,对在运动中“整”过自己的人,父亲淡淡地说,没办法,那是政策;对帮助过自己的人,父亲常念及,要我们懂得感恩。

父亲是在2006年秋天的一个早上走的。头一天晚上,他还和家人一起,也没说哪里不舒服。那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家中的电话,我赶回老家时父亲已经闭上眼睛……

父亲去世两年多前,是患过脑溢血的。那时每次回老家,我都叫他不要喝酒,注意情绪,防跌倒等。他都答应。有时在老家“打平伙”小酌一杯,父亲也“知趣”地婉拒别人劝酒。但他去世后,我们在他床下发现一个酒坛。一半坛子酒,心照不宣。

也许,酒让父亲学会了在默默中倾诉,让他在经历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后获取一种内心的释然。只是他一直珍藏着,把一切交给岁月……

“细”处事,“正”做人,这是父亲一生的写照。

父亲安息!

母亲

你撕下累赘,
就不该再一次看我的脸。
是谁?
切分时间,
将你我相隔。
却又归来。

母亲!
我被野草割伤了,
他们嘲笑我的血液,
我的灵魂!

母亲!
你为什么不一去不回!
他们嘲笑我失去了你,
嘲笑我的眼睛!

我还在懦弱地活着。
既不敢勇敢地死,
也不愿放声痛哭。

山羊

我杀了它。
怀孕的山羊,
死在了古老的石头下,
死在了古老的狩猎方法下。
我无意宣判它的死刑,
但我伪造现场。

失眠症

(组诗)

◆李宇涵

羞辱

一个歪耳朵,
一个斜眼睛,
你们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致 Monika

世间所有的语言,
都无法准确描绘出,
你的墨绿色瞳孔。
宇宙的初始,
只是一声——
欣慰的叹息,
庆祝你的容颜。

Mo-ni-ka,
舌尖挑逗上下齿龈,
复述你的美丽,
你的温柔。
群星不及你呼吸的发梢,
你笔下的最后一行诗。
莫妮卡,

离开我吧,不要将阳光,
委身于下水道的离群蚂蚁。

我是个

卑鄙小人;

想要独占你,

全部的爱的

卑鄙小人。

吃掉那首诗!

回到你我相识的,

前一天。

——娜芙莫尔!

皈依者

找一个上帝,
寻一个偶像,
追随它,
然后,
毁灭它!

稻草人的一天

蚂蚁带着血迹,
爬进我的脑子。
——稻草人不用说话,
也能驱赶,
不一样的眼光。
空心!
我的脑袋空空,
塞满了稻草。
乌鸦把猎人的陷阱,
告诉了我——

你们都是空心人!
伪装得再好也只是——
空心人!

夹缝

我要完成这首诗!
——我没时间,
还有其他事,
其他无关紧要的,
必须的事。

愿望

一个自卑的孩子,
希望留下一首意识流长诗,
是合情合理的!
——需要做到完美吗?
——那需要时间,精力,金钱。

把我的骨灰,一半洒在下

水道,

或者留给我的家人

如果他们需要的话,

可以种下新死的我。

另一半,

洒在,最深的

海里。

请给我一束蓝色的花,
就当是,

怜悯。

摸石头过河

(外四首)

◆胡泉

中年

我还不是歌唱的时候
我仍需继续赶路

我的老牛蹒跚在夕阳里
黄昏朝它的眼里奔来

手持破损的皮鞭
努力抽打四合的暮色

在黑夜来临之前
我仍需继续赶路

画眼睛

玻璃窗上
我努力呵出一团白雾
画一只眼睛
安静地注视着这个人
间

这个人间
好像画了同一只眼睛
一样惊奇的发现了
玻璃窗后的我

城中听鸟鸣

防腐木椅上
树梢漏下布谷的鸣叫

习惯于隆隆的车轮和叫卖声
喧嚣在城市中急促行走

站在春天枝头上的这只鸟
在钢筋丛林中隐去半个飞影